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二十一回 尚書府記室磨刀 華勝店歸妻易服

卻說聶子深跟了執帖門上，走進華府，但見朱欄畫閣，氣象不同。走進兩重院子，才是一排五大間花廳，華大人正在這花廳上。陪著方侍郎談天，執帖的叫子深站在廊下稍候，自己上去回過。只聽得華大人說：「叫他進來。」子深掀簾進去，見了華大人，行了一個禮，華大人也下炕拱了拱手，叫他旁邊椅子上坐了，約略問了問家世，又道：「據胡組圭說，老兄的文才極好，就請在舍下教教我的兩孫子罷，也沒有甚麼要緊的事，原可用功應鄉試的。」子深連連稱是。華大人另叫一名管家，名喚胡福的，把那西書房收拾收拾，套車子去把聶師爺的行李搬來。胡福答應了幾個是，招呼子深退下，回到西書房。略坐了一會，胡福已叫車夫套好了車，跟了子深，帶了于升，回店收拾行李，搬入華宅。自此在裡面課讀。約莫混了一個多月，方打聽出讒害孫謀的，正是方侍郎，這華尚書也助他一臂之力，子深打聽在肚裡，正想乘機辦事，恰巧此時，義團已得了勢頭，華府來往的，都是大師兄等類的人，方侍郎已經放了江蘇撫台，出京去了。華尚書終日愁眉不展，籌畫避禍的法子。再過數日，又聽得義團打了敗仗，各國聯軍將到京城，此時子深早已寄信，叫黎浪夫來幫助，久盼不見他到來，誰知浪夫也因拳亂阻隔，仍回東京去了。子深每晚必把自己的佩刀取出，摩弄一番，便想動手。那天呷了幾口酒，膽子愈壯，知道華尚書每天到四點鐘時，是要到書房辦事的，不免裝著斯文樣子，踱到書房，不料一進門，卻嚇了一跳，原來所有的貴重器具，一齊搬了一個空，連忙退出來，走到外面，那見一個人影兒，再望上房走時，一般聲息俱無，連箱籠什物都沒有了。情知外邊風聲不好，全家避亂而去，子深這一怒還了得，然而事已如此，無可奈何，且走出大門，打聽個實在，再作道理。只見大街之上，紛紛擾擾，盡是搬家的人，聽人傳說，洋兵已到城下，正派了欽差出去同他講和。子深這時進退兩難，只得走到車行裡，僱了一輛騾車，拉了隨身行李，仍望榮升店而去。店主倒還認識，便即留他住下，于升卻於子深進華府的時候，早已回山東去了，弄得沒人伺候。後來寧子奇到京辦振濟會，也住榮升店。子深敘述來歷，然後翁媳相認，回回新加坡去的。

再說寧孫謀自從日本逃到英國蘇格蘭省，那裡的留學生待他很好，他無事時，便借賣文自給，恨自己不懂得西文，諸多不便，隨即發了個宏願，請一位卒業生許鴻賓，每天來寓教授。不上一年居然深通西文了，自此翻譯些普通科學書，灌輸中國，倒也博得許多厚值。自問一生事業，盡付東流，不免浩然長歎。又因父母妻子，遠隔重洋，不知何時方能見面，幾樁事並集心頭，就援琴彈了一曲道：

蘭當門兮遭鋤，草非種兮蔓滋。西方兮美人，鬱芬菲兮奪帷。異鄉之樂兮，不如其歸。歸乎安之，豺虎當關兮令人憂思。

正想翻第二解時，外面有人拍手而笑。一會走進來兩個人，原來是張翊清、蔣心培，都是留學生，素來崇拜孫謀的。當下二人笑道：「寧先生彈得好琴，何妨再鼓一曲給我們聽聽。」孫謀起身讓坐道：「俚曲見識大雅，也不過寫無聊之思而已。」翊清見桌上有一張詞稿，取來看時，正是方才彈的那曲，與心培同看，心培道：「先生此曲，足並荷蘭。」翊清道：「只是思家何切！」心培道：「久客思歸，也是人情。聽說先生眷屬都在新加坡，何不到彼探望一遭，也還容易。」孫謀道：「我父母雖都在彼，只是音問不通，未敢貿然前去，且川資不給，也難成行。」心培道：「川資易籌，我代先生設法便了。」當下略談片時，二人別去，不到數日，心培走來，送了二□鎊，道：「先生回新加坡的川費夠了，明日有商船往南洋，我有個朋友在這船上辦事，我和先生同去找他便了。」孫謀再三稱謝，次日檢齊行李，同心培上船，果然一路招呼週到，只覺越走越熟。

到得新加坡，那蔣富遠的店，是本來記得的，挑了行李，直到富遠店來。那店的氣局，卻還宏敞。店伙導人，拜見富遠，說明來意。富遠道：「世兄，你令尊想煞你了，時常提起你來就要流淚。如今到上海辦貨，聽說被上海商家，約人救濟會往北京去了。」孫謀道：「什麼救濟會？」富遠道：「世兄難道不曉得，聯軍入京，官商遭劫，官場有官場的救濟會，商家有商家的救濟會，難道你還不曉得麼？」孫謀道：「怎麼那些官員，不早些逃命，還要等人家來救濟呢？」富遠道：「豈敢，逃的也多，剩下的都是奇窮沒盤費走的。」孫謀道：「唉，國家定的俸銀，也太少了，若是數餘，也好預備些他們逃難的費用，這才算是天恩高厚哩。」富遠笑道：「世兄說得刻毒，也難怪你牢騷。」說罷，家人送上機器冰來，果然這天氣如火一般的燒，隨你揮扇不止，那汗還同兩點般的瀉下來。孫謀急欲見母，叫人挑著行李，直往他父親店中。原來寧子奇是開的藥鋪，店名華勝，那裡有些中國人，固然要服中國藥，便有些西人，也很信中國藥草，甚至一金鎊買數兩紫蘇甘草，因此寧、魏二公，頗發些財。子盛另是一個舖子，一般發財。閒話休提。

且說孫謀到得店裡，那些店伙，如何認得？孫謀和他們說明來歷，大家喜道：「原來是世兄回來了，東家掛念的了不得，可惜他上海去了，約莫著也就要回來了。令堂是眼都要哭瞎了，快請進去相見罷。」孫謀聽了，雄心頓灰，忖道：做了個人，自有家庭之樂，管甚社會國家！中國人生來是個家族主義，那父母妻子的愛情分外重些，再也捨不得割棄的。我既在外國，就不回來，倒也罷了，如今無故思歸，到得這裡，還役見一個親人的面，只聽人家傳說，已經摧動肝腸，慘戚到這步地位，真正是天性之親，莫之然而然了。一面想，一面走到上房。他母親早已聞信，手扶著個丫頭，從房裡走出來，孫謀趕上叩見。他母親淚流滿面道：「我只當今生不能再見你面的了，誰知你倒留得性命趕到這裡。你做的事也太膽大了，弄到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如何是好？」孫謀道：「母親放心，現在的世界，也不靠定祖國做事業，孩兒有了本領，那裡不可去，我們既然在此創下些基業來，強如在中國受那骯髒的氣。」他母親道：「雖如此說，我卻覺得家鄉好。不說四時寒暖得宜，只幾家親眷來來往往也有趣味。如今弄得孤淒的了不得，況且受了那濕熱之氣，身子天天疲軟下來，恐怕不能久居人世的了。我偌大年紀，也想有個孫男孫女玩玩，免得老景淒涼。你媳婦是不知死活存亡，叫我放心不下，聽說中國拳匪大亂，外國兵都來了，不知道那瓜洲關事不關事，我很覺擔心。」孫謀道：「不關事的，拳匪是在北方騷擾，幸虧山東巡撫有主意，沒放他到江南來。契辛住的地方，僻在鄉裡，要算如今中國的桃源，再也沒事。至於那外國兵，是有紀律的，不至擾害人，況且也到不得瓜洲。」他母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只盼瓜洲沒事，以外隨他去反亂，也不干我們事。」這句話，說得孫謀愀然不樂，忖道：中國人不明白社會主義，單知道一身一家的安樂，再不然多添幾個親戚朋友，覺得以外的人死活存亡都不干他事似的。意見如此，如何會管到國家的存亡？我幸而先天中中的毒少些，又讀了幾本書，才把這氣質漸漸變化過來，今聽母親如此教訓，倒是中國家庭的總代表，我且婉言諷諫試試看。想罷便道：「母親愛惜兒媳的心，真是太過了，孩兒的意思，倒覺得祖國人一般可憐，這回拳匪作亂，殺掉二毛子不知凡幾，聽說直隸山東路上，樹林裡掛著一顆顆的人頭，那河邊坡下橫的死屍，也沒有數目，逃官逃幕，家眷受累的，不止一家。洋兵來了，又痛殺拳匪一陣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我們中國人，自己先相殺害，再等人家來殺，母親知道是甚原故呢？」他母親道：「我如何得知。」孫謀道：「這是各不相顧的原故。譬如我們只知顧我們一家人，再不然顧到至親上，再多也不過顧到朋友。以外的人，便覺得陌路一般，隨他死活存亡，不與自己相干。甚至為了錢財，害他的性命，不但強盜打劫傷人，即如做官的，在上司面前讒害同寅，擠掉了他，我便能得意。做生意的，彼此相妒，跌落價值，以廣招徠，擠倒了他的店，我的生意便好。讀書的人從沒有肯佩服人的，不說人不好，也顯不出自己的長處。像這幾種念頭，都是藏了個殺人的心腸。太平時世，名為暗中相殺，一朝變亂，那殺人的性質發現出來，這才快其所欲。其實被殺的人和殺人的人一般，用心不過分個強弱罷了。所以中國人，只能殺中國人，見了外國人，就伏手伏腳的聽他殺，這是什麼講究呢？原來軟弱的人沒有不怕強的，要是外國兵沒有槍炮的利害，他們也敢殺他的。野蠻殺人，本是無用，一遇打仗的事，定然沒命奔逃，像這般終古不變。一處土地被人家割去，處處的土地，終歸不保。假如我們中國人換了一副心腸，知道大家衛護自己的同國人，不在相知不相知上存甚意見，自然彼此固結，才能算個國度。根基定了，那怕外國人怎樣強，也取不了我們土地，害不了我們百姓。這才一國安，一家自安哩。」他母親從沒聽見過這番議論，覺得新奇好聽，細想起來，也有道理，沒得駁回。這天母子深談，直到

二更多天，孫謀方才睡覺。

次日孫謀出去拜見幾處同鄉，及和華勝有來往的鋪戶，倒都見著，只是一班做買賣的人，雖說算計精明，苦於學問上面欠缺，沒得多餘的道理好和他們講，因此孫謀動了個開學堂的念頭。那天正在魏子盛家吃飯，忽然店裡的學徒走來，找著孫謀道：「店東回來了，等你回去哩。」孫謀辭別子盛，趕忙回去，果見他父親坐在中堂，和他母親說話，旁邊還有一個後生陪著。孫謀很是詫異，見過父親，自有一番別後想念的話，不須細表。他父親指著那後生向孫謀道：「你認得他麼？」孫謀回道：「不認得。」他父親道：「這就是你妻子，我在北京城裡救他出來的，只待你見面後，好叫他改復舊裝。」孫謀仔細把他一認，果然是自己的妻子，但不知為何改扮男裝，為何跑到北京城裡，真是離奇恍惚，如同做夢一般。慕隱本來具有俠腸，雖經一番別離困苦，卻不露出兒女情態，沒甚掩面悲啼的怪模樣兒。當下見過了孫謀，自去改換裝束。孫謀把在京時做的事業，詳細告知父親。他父親道：「我也知道你不錯，只是經了這番風險，幾乎性命不保，叫我擔心。」便也把到新加坡如何開店，如何到上海辦貨，如何被同人約到北京辦救濟會，如何榮升店裡遇著媳婦，告知孫謀。又道：「媳婦的事，你去問他，便知詳細。你們雖是生離，也和死別一般，你也該去敘敘別情了。」孫謀巴不得這個吩咐，連忙答應道：「是。」便趕入慕隱房裡去了。正是：

兒女何曾關大計，英雄無奈總多情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